

杜维明：21 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（二）

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Humanism

导读：本期继续推送杜维明先生《二十一世纪的儒学》第四章。21 世纪儒学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“人”，对此杜先生提出将人作为世界的“共同参与”，透过在日用伦常中践行“天命”体会到自身的超越本性。本期推出第二个问题：人生的意义何在？杜先生从天、人两个维度勾勒了“大化流行，与天地参”的人的维度。对于人类中心主义、“良知坎陷说”的缺失和康德哲学的盲点都作出了探讨。

人生的意义：超越的天与人

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，也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。人必须有一个超越的向度，才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。我们可以不接受“没死过就不了解生”的说法，但如果不超越自我、社群、存在的世界，对人生的意义就会理解不够——当然，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种预设。所以，这个问题必须引进另一个问题，也就是**儒家的“天”的问题**，否则对人生意义问题就很难切入。儒家的天，在比较宗教学里看，与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同的，上帝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。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可以了解，但无所不能有很大的问题，无所不能的话，那么人间怎会有那么多残酷的现象出现？上帝不是爱世人吗？这个问题很难解决。但儒家的天则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但**不是无所不能**，这是重要的不同。

01 天与人的创造性

俗话说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”，天是超越的，地就是地球，这样的天地人的关系很值得注意。天不是“无所不能”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人的出现，荀子讲“**天地生之，圣人成之**”，成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，不是静态的结构。生的观念就是创造，天是创造性的自我，当然，天也可能破坏。人所了解的天的本质是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是最原初的创造力，是任何东西最初的源泉。天最突出的是“大化流行”，可以说天就是上帝、祖先，天命，甚至说天是有意志的——唐君毅先生对天有很多解释。儒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，但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。而是把天作为创造性自我，天的特色是创造性。这里面就牵扯到人，首先人是一个观察者，这在《易经》里讲得很清楚，《观》这一卦就是例证；另外，人也是欣赏者，如果用基督教的《创世记》的比喻，上帝创造万物之后，也许很寂寞，于是创造了人来欣赏它所创造的天地万物。但在基督教神学里这不是主流，因为上帝与人存在距离，人永远不知道上帝要干什么。作为欣赏者不是把天看成研究对象来分析它，当你从艺术的角度将之在你的生命中重新展现，这是一个对话关系，没有工具理性的含义，也没利益、实用，就把它当作它自己的伙伴，也就是马丁·布伯在 I and Thou（《我与你》）中所说的“我与你”的关怀，他者是我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，这种欣赏预设了人是**大化流行的参与者**。

这个观念基督教很难接受，即说**人也是宇宙大化的共同创造者**。人有这样的特性，那么人和天就是相辅相成的。天人合一并不容易理解，有天人相胜、天人感应等不同的理

解。从“天生人成”发展下来的观察者、欣赏者、创造者有其独特的涵养，预设了人所创造的“人文世界”的价值不只是社会政治的价值，有更高的价值，和天所拥有的无穷的创造的力量互补、契合，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。

另外，天是创造性自我，人也有创造性，人是天的 co-creator，共同创造者；而人本身又是天生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共同创造需要正确理解。对此，我的看法是“大化流行”不是完全的自然现象，在儒家的解读中，也有人文化成的意义。“诚”也是一种创造，《中庸》里面讲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，人之道不仅创造自我，还要创造文化，也就是说“人文化成”，但上天的好生之德并不意味着天要为人创造文化。道家要无为，而儒家则要有为，有社会性的创造，但和天的创造性相比，人的创造性微不足道，因此儒家倡导敬天、畏天、事天；从人的角度来看，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，如果错解的话，比如用基督教的说法，就是人可以使上帝荣耀，但上帝不可使人荣耀，但孔子这句话是突出人的责任感，因为天是自然的，无心而成化。

这里有很多飞跃，**人最终的创造就是自我**，人的创造和“几希”联系在一起，创造就是自我人格的充分体现，不只是社会政治的价值而已，也不是人类学的价值，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看人。人创造自我、发展自我，有一种不可化约的自我，你想做什么和你就做什么不可分割。比如说想做一个医生，需要受很多条件的限制，并不是意愿本身即可达到目的。只有在宗教、道德范畴里，才有想做什么就是什么的可能。“我要做基督徒”，那么只要你真要，你要的本身就使你成为基督徒，齐克果（Søren Kierkegaard）说，他不是基督徒，只是努力做基督徒的过程中。这种自况是基督徒精神的体现，永远尝试着做一个基督徒，是非常谦虚的说法。同样的，如果有人说自己要做“儒者”，这个决定的本身就是行为，

《论语》里面说“**我欲仁斯仁至矣**”，你这样决定你就得到了。所以自我作为一个参与者、创造者、观察者、欣赏者，自我的创造是绝对的，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，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，不是精英主义的讲法，儒家的修身哲学，是“**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**”。所有的人都要修身，没有一个人任何情况下可以逃脱修身，“修身”的意思不是你温饱问题解决之后，才去练气功、瑜伽。修身这一行为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可或缺的，即使是最残忍的人，比如大舜的父亲，后来对舜也能容忍，如果他没有自觉、没有修身是不可能的。

02 人的家庭性、社会性

在儒家看来，社会性是人文化成中间不可或缺的因素，尤其是最开端处的家庭。儒家考虑家庭的时候不走归约主义的路，而从“复杂体系”的原则来看家庭，在家庭中有年龄、性别、地位等差异，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。家庭内在的关系非常复杂，顺着这条路，拓展到国家、世界，更是错综复杂。《大学》里的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”八条目不是线性行为，在齐家的阶段对修身的挑战增大了，到了治国的阶段，对修身和齐家的挑战又加倍，到了平天下就更是万分复杂了。从 A 到 B，B 就含了 A，从 B 到 C，C 就含了 AB，而且，AB 在 C 里，会比 AB 有一种质的改变，儒家也有“跳跃”，有自己跳跃的办法，所以，如果把家庭关系搞好，那么，在处理各种关系的时候就是有源有本。唐玄宗时有九代同堂的家

族，族长是张公艺，他回答唐玄宗的疑问说，处理好家族之间的关系就靠一个“忍”字，所以古人常说“百忍齐家”。人在这方面既顺应自然，又有创造力。

举个例子，在世界文明发展中都有水灾，最有名的诺亚方舟，中国则是大禹治水。大禹治水体现了什么？鲧被杀是什么原因呢，因为他不了解水性；大禹第一件事是观察，通过观察来了解要采用什么样的渠道来治水，这就是科学知识的积累。他还有什么素质把这种科学理性付诸实施？他能发动几十万人来治水，这不是凭靠武力，而是靠**道德影响力**发动群众的，譬如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对家庭的温情基本上放弃了，这是**牺牲精神**的体现；他还有勇气，大公无私，理性的调查、研究，让群众积极参与。这说明人对天灾可以主动自觉的转化。狂风、暴雨、地震都是天的好生之德的“变态”。

顺便一提，董仲舒不是为汉代创造神学的合法性，他有强烈的批判精神，与公孙弘、叔孙通不一样，他为凡俗世界的领袖创造了一种敬畏感，这跟“天命靡常”观念有关。天生人成，成的相反是不成乃至破坏。古人讲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，自作孽，不可活”，其中的“自”也可以说是“人”，天作孽就是自然灾害，上天的破坏力人可以逃脱，而人既然不是演化的结果，而是演化的动力，天生人成中，天生没有负面意义，人成可能有负面意义。但大的方向，从纯粹科学理性来讲，人能否活下去一直是个疑问，很多学者觉得人类灭绝的可能性很大。当我们通过分析了解所获得的智慧，越来越清楚我们该做什么，但却越来越不能做我们所应该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**长年积累的制度惰性**。

还有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观点，认为通过科学理性可以解决，比如说东京以前污染很严重，但现在用科学的方法使之改善了。**确实，人对自然的转化是科学理性的信念所展开的，但也可能成为傲慢和迷茫**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发展很好，以前北京是自行车的首府，现在是汽车，表面上很进步，但可能会走上不归路。

03 突破人类中心主义

对于超越，简单的说，**不能超越主观主义，就不能成全自己，主体性就难以彰显；不超出家庭主义或裙带关系，就不能成全家庭；不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、地方主义，就不能成全地方；不超出狭隘的国族主义，就不能真正爱国；不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，就没办法完成你作为一个人的最高的理想**。就是说，人的哲学不就是简单的人类学的哲学，牟宗三先生所说的“**层层限定，层层破除限定**”就是这样一个思路。一方面很具体，所以说同心圆的外圆绝对是开放的，外圆不开放的话就没办法向更大的范围发展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是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必然发展，所以，“亲亲仁民爱物”，可以说从亲亲才可以仁民，才可到爱物；也可以说假如不推到仁民爱物，从亲亲开始的价值就不能充分体现。

有人说你这种说法太理想了，根本不能成为现实，我的回应是，**这种思路很平实，在日常生活中即可付诸实践**。为了达到社会的和谐，有一种最糟的情况，就是人人损己损人，次坏的情况是利己损人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利己不损人，就像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人，至少不主动去损人，也有不损人也不利己的情况。最好的情况是利己利人，利己利人的基础是自己做一个能依靠自己的人。儒家不是损己损人，也不是利己损人，而能够利己不损人，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，如果利己利人价值更高。比如说你只爱自己的孩子，这也是价值，但这个价值是可以外推的，可以推到全家、社会。有一个人淹死了，大禹觉得是自己

的责任；有一个人没饭吃，后稷觉得是自己的责任。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么大的爱心仁德，但可以从具体情况开始，只要逐渐外推，就能对社会整体的和谐做出贡献。

儒家“亲亲仁民爱物”这种有差等的爱，是从内向外推出去的过程，这很容易理解，也非常现实。如果你爱他人的父母和爱自己的父母一样，这是一种要求，不是自然的感情流露。这是为什么墨子的路走不通。在基督教，因为上帝的爱是全面的，这样，就不能有差等的爱，需要把人伦日用、日常生活中的联系打破，建立一个崭新的社群，所谓 **fellowship**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共建的团体。有人问一个很麻烦的问题：你看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弟子，对家庭的承诺是什么？曾子有自己的父亲和儿子，那么，子路、颜回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所以，**我要真正的成全我自己，有所限制正是我成为具体活生生人的条件，必须从这个条件来发展自我。**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哈贝马斯说“lifeworld”，这是我生活的世界，生活的具体情况，是我个人不可消解的个人存在生命的客观条件。

潘能伯格(Wolfhart Pannenberg)是慕尼黑大学的基督教神学家，他认为，基督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，没有人类中心主义就没有基督教。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塑造的，所以人出生以后，上帝让人对所有的动物都有一种从上到下的控制。他用的英文词是 **dominion**，即控制，有主宰义。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，事实上，这在我们讨论人类中心主义（**anthropocentrism**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注脚。另外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，这个概念在英文中逐渐开始流行，叫做 **anthropo-cosmic vision**，一般翻译成**人类-宇宙观**。

人作为观察者、参与者、共同创造者，因此人和天的关系是相辅相成，这里有个预设即是跳出人类中心主义。人类中心主义极端的体现就是 17、18 世纪从西方的启蒙心态发展出来的世俗的人文主义（**secular humanism**）。这种价值取向有两个盲点：**一个是忽视了精神性，一个是对自然抱有征服的态度。**人定胜天的思路的影响还很大，像大家赞美“愚公移山”就是这样。“愚”是一个非常高的价值，比如说颜回“如愚”，“大智若愚”，愚公移山却毫无疑问的是愚笨。大禹治水很明显是正面的价值，愚公的毅力需要好几代的人来承担，但如果我们看穿了这种毅力，看到它后面所代表的仅是征服自然的愚昧，它的说服力便消解了。



04 人与自然

非洲的一个谚语很令人感动，“地球不是祖宗所遗留给我们的礼物，而是千秋万世的子孙托付给我们的财富”，这种观点体现了很高的智慧。愚公移山只是强调了人定胜天的毅力而已，还不如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，至少还带有悲剧感，说明了人的力量虽然永远不能把石头推上山头，但继续不断的努力还是有价值的。钱穆先生在 96 岁高龄时，发表了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，《天人合一论——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》，他的答案是天道与人心的相辅相成，他认为，“天人合一”论，“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”，“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”，这是他一生的“彻悟”。钱穆有很多追随者，但这篇文章发表后没有什么回应，我很惊讶，因为我一看到这篇文章便极受感动。在台湾，对这篇文章几乎没有反应，季羨林看了之后很感动，并写了文章回应，并在文章里面把钱先生的一千多字全部引用了，季先生以为天就是自然；还有张世英先生以及李慎之先生都有回应，也都强调人性和天道的合一。

我觉得不仅是人和自然的结合，还应该超越的一面。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完成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里面回归到对张载“仇必和而解”的观念和“横渠四句”的肯定，熊十力、梁漱溟、牟宗三、唐君毅也有这样的基调。在 21 世纪之前，20 世纪的末期，多位 80 多岁的老先生都有这样的共识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天人合一这个提法存在问题，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的说法很容易坠入人类中心主义，把人的能力扩展的太大，西方叫人的傲慢。在儒家主要的传统里面，这是一个很谦虚的，提升责任感的提法。前面提到，儒家有“畏天”的提法，与傲慢正好相反。

人的创造力在天面前是微乎其微的，所有的人文化成都是靠人，人在其中起到极大的作用，虽然如此，天的创造力依然是无与伦比。天也有很大的破坏力，比如地震、火山爆发，吞噬一切生命和人类的家园，任何人看到这种景象都会感到惊叹不已。这样，不管人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文化，比起天的创造力或破坏力来说，都是微乎其微。

将来地球暖化，气温上升，冰山融化，可能有 40 几个大城市会被淹没，这就是天的力量。著名的生态学者 Thomas Berry 说，人的傲慢体现在核子研究，通过不断的撞击使分子发生分裂，来研究更小的东西。人的这种力量，自然没办法回避，但最后会通过辐射的方式把“毒素”释放出来，这是自然的自卫，也可以说是自然的报复，是地球对人的破坏力的回应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唐君毅引用梁启超的话说“世界无穷愿无尽”，人有哲学的反思，不能直接说人的反思对自然万物有极大的创造力，这是荒谬的。但思想不仅是思想，还是行动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不仅要解释世界，还要改变世界。不过，说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，不能说人去创造自然，这是人无法做到的限度。只是从敬畏天的态度出发，就会一直得到灵感和启示，也就是说人的创造力、破坏力和天相比微乎其微，天的创造性自我，在科学界也是很受重视的问题。

05 内在与超越

刘宗周说，从《中庸》来到《孟子》，坚信“尽心知性知天”，这是性通天的哲学。从知天的这条思路发展，就涉及到内在超越的问题。余英时认为内在超越不行，讲内向的超越。反之，像安乐哲就完全不能接受。内在就内在，超越就超越，你怎么有内在的超越。

我认为《中庸》所体现的就是这一思路。所以，孟子和《中庸》的路数，我认为是体现人类宇宙观最明显的例子之一。



刘宗周先生像

中庸第一章讲“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为道”，如果天是一种创造性原则，那么性本身就不只是被动，性一定有它的主动性，不然的话性怎么样能够开展出道与教。这又联系到心，孟子哲学的特色就是以心著性，也就是性由心显，性的真正价值是由心彰显出来的，所以由心来定义性，性的本质就是心。但我们不能把心当作一般的感情，如喜怒哀乐，我认为，恻隐之情是更深刻、更内在而超越的本心本性，干脆把它看作 transcendental，它是先验的，但它又必须在经验世界中体现。这种既先验又经验之情好像只有上帝才有可能，这是与人能否有智的直觉的问题相关联的。所以，“性由心显”的心是“四端”，不是“七情”。

“四端”（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）与“七情”（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）的关系，是韩国儒学从李退溪（滉）和奇高峰（大升）展开辩论以来（所谓“四七之辨”）最重要的哲学对话，展开了非常丰富的讨论。但在康德，他只能理解“七情”，因为在他的传统里面，不能理解怎么会有“未发之中”，这也是朱熹不能理解的问题。朱熹的老师李桐要朱熹“观未发以前气象”，朱熹一直要参透这个教言，后来朱熹说“辜负此翁”，就表示李桐讲的境界他实在没办法参透。因为他认为，情一动就是已发了，如果要追求未发，那么对于已发的领域就不够注意，就会变得急于求成，到最后就走向禅宗了，所以他后来讲“涵养须用敬”，敬的这个工夫随时都可以用，它完全是渐教，不是顿教，敬的工夫做好了以后，再逐渐地通过格物致知才能豁然贯通，只有通过涵养敬的方法，这条路才走得通。因此他强调致知，也就是从认识论入手才会有大的突破。这种豁然贯通的大突破当然也有深刻的道德意义，所以他认为最能够表现他思想的就是需要涵养敬，然后是“进学在致知”，只有这样的路子才着实有效。

上面从超越的角度来说，下面再从内在来看。我们知道，康德对现代、对中国的影响都很大，在他那里有自然与自由的问题，比如说人是自由的，但人是有罪的，对此儒家会有什么回应呢？这是个大问题。康德的思路很复杂。他有三个重要的预设，就是上帝存在、灵魂不死、自由意志，从严格的意义讲，意志自由最关键，因为理性上的人的自由，才能立法，不是靠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，上帝存在不是价值体现的前提，人的理智和理性在自由方面来讲不受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的限制，而是绝对的。那么，**儒家的思想里有没有发展绝对自由的可能？**比如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，这就是绝对的自由，只要选择即可得到，没有任何限制，这种自由每个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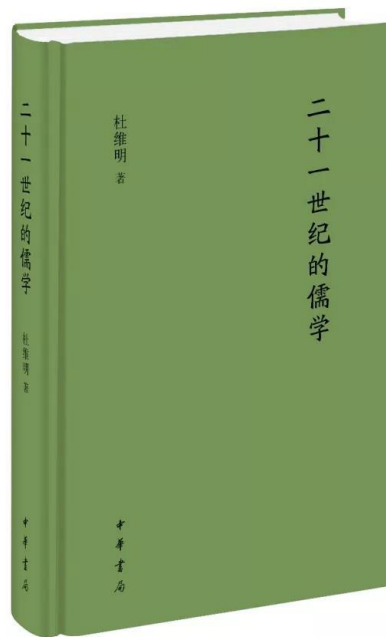
康德认为智的直觉只有上帝才有，人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要建构立法，全不从人性论切入。“心性哲学”和西方的理性传统大不相同，从西方理性思维来看，只有彻底形式化的理性才是一尘不染的，心性之学里面有“同情”等复杂的因素，没有那么纯粹。牟宗三先生花了那么大的力量，有其价值，值得进一步探索。但是不是应该不遗余力的走康德的思路，值得重新考虑。我认为“良知坎陷”的说法存在问题，**按我的理解，应该是良知的扩大、良知的深化，而不要把良知只当作道德理性，那就局限了与科学理性的联系。**

这条思路在牟先生第二代的儒家，没办法跳出来，主要是在科学与民主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，他们所了解的科学是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由实证主义所规范的科学。虽然在现在，这依然是主流，科学要看得见、摸得到以及必须量化，这些基本的信念没有动摇。但当前有创发性的科学家已经超越了这种实证主义——即物理主义 **physicalism**。劳思光先生最近写文章批评物理主义，这是他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就开始做的工作。

信奉科学主义的人没有不接受物理主义的，也就是说化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的基础就是物理学，找到这个基础科学的结构，宇宙就可以一目了然了，但现在持这种观念的人少了，因为越去找基础，就发现越小的并不简单，复杂情况不会减少。另外科学理性可以把黑暗驱逐，这个观念今天也不是科学家的共识，因为驱逐了黑暗又产生了黑暗。知道的越多，就发现自己应该知道却没法知道的更多。启蒙运动说宗教是黑暗的，是迷信，科学理性的发展能驱逐这种黑暗，科学之光能照耀所有地方。但像庄子所说的，你箱子保存的很好，但大盗一下子把箱子都拿走了，也就是说你自己以为万无一失，殊不知还有更大的力量攻击你，你却完全没有预料到。现在前沿的科学家都很谦虚，譬如生物学家都把人的基因谱给罗列出来了，这是很大的贡献，但基因谱就好像是地球的地图，虽然很全面，但基因谱中的动态关系如何？我们所知还很有限，现在才刚刚开始，大部分生物学家都有这种自觉了。

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关系我们要重新考虑，我们总认为闻见之知可以发展科学，而德性之知和科学无关甚至是反科学的，其实没有这么简单。康德的理性探究的目标之一是为信仰留出空间，他的这个努力为什么成为西方哲学的典范，任何人

都无法绕过？因为他对理性的最全面、最深刻的阐述，无人能及。我们就需要学习他这一点。



《二十一世纪的儒学》

腾讯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Pc_4ghdrKemDCT0eCFMPsA